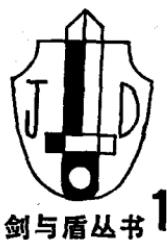




一个受骗 少女的日记

● 剑与盾丛书 ● 剑与盾丛书





剑与盾丛书 1

一个受骗少女的日記

「劍與盾」丛书編輯組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一个爱猜少女的日记

《剑与盾》丛书编辑组编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上海武定西路1251弄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字数 1210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本

ISBN7-80514-047-2 定价：1.70元
统一书号：10311·13

为繁荣法制文艺而努力(代序)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员会书记 石祝三

《剑与盾》创刊一周年了。一年来，发表了一批反映时代特点，形象比较生动，内容比较健康的好作品。它热情地歌颂了政法、公安机关打击敌人、惩罚罪犯、保护人民、保卫和促进四化建设的光辉业绩；它深入地反映了政法、公安干警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和战斗生活；在运用文学表现形式开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宣传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从而得到了读者的欢迎。但她毕竟是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枝新芽，还太年轻，还不成熟，而有待于社会各界，特别是政法界、思想文化界的同志们和广大读者的浇灌、培育，使之茁壮成长。

今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七五”计划第一年，经济、科技、教育等体制改革正在进一步深入展开，人们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也将随之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文艺是时代精神的表现，是推动时代前进的力量，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工具，《剑与盾》作为法制文艺的一个成员，在新的一年里，应当在宣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她应当深入到现代化建设的沸腾的生活中去，汲取丰富

的生活养料，艺术地塑造各条战线的改革者、建设者、保卫者以及种种先进人物的形象，使正面人物栩栩如生，熠熠生辉，以激励群众斗志。

她应当热情地反映政法、公安机关坚决保护人民合法权益和生命财产的安全，便民、利民、爱民，认真为群众办事，做人民勤务员，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生动情景，推动政法公安机关在各项工作中与广大群众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她应当无情地鞭挞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贪婪、丑恶、腐败现象，充分地有效地教育人们抵制和清除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流毒。

她应当扩大视野，开拓题材，从各个角度和不同层次反映现实斗争和法制生活，给人们以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念，体现社会主义法制的巨大威力，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动员广大群众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作为一个文学刊物，《剑与盾》还应当团结、吸引更多的老作家和文学新人共同来耕耘，在提高刊物的思想性、艺术性上狠下功夫，加强作品的深度和力度，创作更多更好的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精神产品。坚决做到不媚俗，不猎奇，不迎合某些低级趣味，讲求文艺的社会效益，把刊物越办越好，以满足不同层次的读者的需要，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服务，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作出新的贡献。

前　　言

由上海市公安局主编的《剑与盾》杂志，自一九八五年初创刊以来，在广大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先后出版了二十多期。它运用文艺形式，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先后发表了一批脍炙人口、深受群众欢迎的优秀文学作品。近两年来，我们的“剑”，无情地刺向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我们的“盾”，坚决地捍卫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不受任何敌人破坏，并讴歌公安、政法干警保卫和促进四化建设的光辉业绩。

为了活跃和推动法制文学创作，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更好地用文学的形式宣传法制，用法制的内容丰富文学，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决定编辑出版《剑与盾》丛书。

《剑与盾》丛书(一)、(二)、(三)集中编选了不少获《剑与盾》首届文学奖的作品，如中篇小说：大狱春秋；短篇小说：黄月亮；报告文学：从V字底端向上的人；侦察通讯：贪财恋色的悲剧等等。这一簇簇诱人的奇葩，故事曲折惊险，场面惊心动魄，人物爱憎分明。我们希望它的出版能受到更多读者的喜爱，并引来一个竞相创作法制文学的新高潮！

在出版《剑与盾》丛书工作中得到了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和《剑与盾》杂志社有关同志的大力配合和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剑与盾》丛书编辑组
一九八七年元旦

目 录

翻 译 小 说

- 钮扣 [美] E·M·温齐著 今夫译(169)
双簧丑剧 [日]高木彬光著 邱剑英等编译(182)
活人的坟墓 [美]威廉·伊莱西著 王小凤译(195)
西方侦察小说的鼻祖(外国侦探小说流派介绍) 艾平(234)
莫格街谋杀案 [美]爱伦·坡著 艾平编写(235)
被窃的信件 [美]爱伦·坡著 艾平编写(251)

中 篇 小 说

- 一个受骗少女的日记 顾工(1)
大狱春秋 林丹(41)
“玫瑰花园”惨案 仇学宝(82)

报 告 文 学

- 春风已度“狱”门关 查新华(112)
——新疆劳改农场散记之一
灵魂，在戈壁深处复活 查新华(123)
——新疆劳改农场散记之二
被碾碎了的心 孙洪康等(133)
发生在高等学府的三起大案 蓝天(147)

短 篇 小 说

- 黄月亮 殷慧芬 楼耀福(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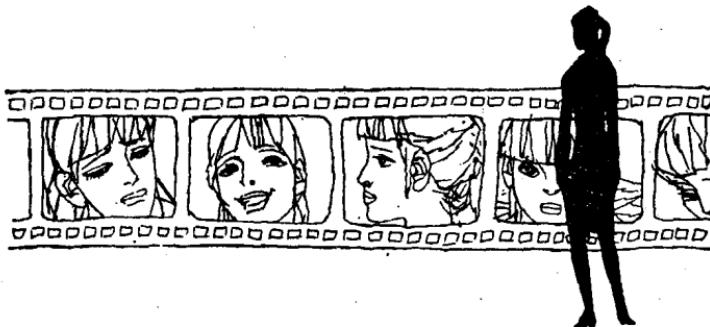
侦察通讯

恶魔的末日 叶忠华 胡小远 胡一平(262)

千里擒“狼” 晓舟 池勇 沙石(277)

海外见闻

墨西哥警察的微笑 赵丽宏(292)



一个受骗少女的日记

顾工

这是一位十六岁的少女写的一叠日记。她递给我看的时候，对我说：“作家同志，你不是正在构思一部电影剧本吗？你也许从我的日记中，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素材——说是有趣，其实也许不太有趣。这或许只是我人生序幕中的一个大悲剧，也可以说是一个大闹剧。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在舞台上、银幕上扮演个重要角色；然而，在人生的舞台上我却扮演了与愿相违的丑角……”。

我被这位少女说的话吸引。

我在灯光下一页一页地翻阅她那清秀、略微显出颤抖的字迹的日记——

×月×日 我坐在旅游车上

“蜜月”，应该是人生中最最甜蜜的岁月。

我什么时候能够度“蜜月”呢？也许还要再过十年？也许

还要再过二十年？不，也许我这一生都不会有“蜜月”。

我现在是形影孤单，内心中灌满着苦涩。

十六岁，应该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我应该象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初春刚刚绽开的花蕾，乳燕出巢的第一声啼叫……，可是，我却觉得我的心肌上已经起了皱纹，灵魂上已经落满了寒霜。我对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可是每个希望都伴随着夕阳西下；厄运却象是甩不掉的影子，总在紧紧地追逐着脚跟……。

我很欣赏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这句话：“希望是厄运的忠实姐妹。”我也喜欢背诵他的这几句诗句：“假使生活欺骗了你，你不要痛苦，不要忧郁，烦恼的日子总会过去，幸福在远方张开着双臂……”。

我背诵着这诗句，去报考过好几个文工团、电影剧团，但每次都是落选，落选！——这是我现在全部悲哀、苦恼的源泉。我多少次在梦境里，站在聚光灯下，笑在水银灯下；但醒来，总是泪湿毛茸茸的印花枕巾。

不，我不是那种虚荣无知的女孩，只想靠自己涂红的嘴唇和对着镜子学会的媚笑，来博取导演的欢心；不，我是把电影和戏剧作为一种崇高的艺术事业来追求，来献身。我把它看成是珠穆朗玛峰，是月球和火星中的环形山脉，我要象登山队员和宇航员那样，敢于冒险，敢于攀登，敢于飞腾……，我脚下踏的不是飘浮的云朵，是扎实的理论和书本。我熟读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验派的艺术经典；我也钻研莱辛·克莱斯特和席勒的种种美学书简……。

但我直到现在仍被抛弃在电影圈外和舞台下面。——我是艺术女神的弃儿，我被维纳斯扔在没有橄榄枝、没有菩提树的艺术荒原上。

今天，也许是我生命史上的大转机、大转折，——维纳斯女神终于撩开了重重帷幕，向我这急待吸吮艺术乳液的弃儿，伸出了柔软的慈爱的双臂。

我在去苏州的旅游车上，结识了一对和蔼可亲的中年夫妇。他是电影导演；她是电影的助理导演。

我一见他俩，内心就充满着尊敬。

她很丰腴，春装也剪裁得非常合体，体态显得婀娜动人。她脸上总是带着笑意，谁多看她一眼，都会感到轻松、愉快。

他，象是一株古老的棕榈树。他那头发象夏天强光下的叶子，有些发蔫和下垂，牙很黄，香烟一支接一支，他很少笑，不过笑起来很可爱，天真中揉合着一种父性的亲切，他穿的褂子和裤子都很长，比起他这瘦高条的身材来，还要更长些。他的举止显得有些飘洒和拖沓。

没想到，他就是我顶顶想拜识的电影导演！开始我不知道，我是听他和她的对话时听出来的。

男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的少女，个个都应该美得象天仙下凡。”

女的：“可不，唐伯虎点秋香，秋香不就是苏州人？！”

男的：“到苏州，秋香多的是，走进每一园林，都能一抓一大把。”

女的：“谁让你抓呀？”

男的：“我若聘请她当电影演员，没有一个会不跟我走的。”

女的：“配角好找，就是主角难寻。”

男的：“是呵，十六七的女孩，漂亮的有的是，可就没发现一个能适合我们这部电影的。她必须才貌双全；她必然读过很多书，能背诵很多诗。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就是个女神

童，十六岁，她发表的诗歌和小说就已经名扬天下！……”

我的心动了，心跳了，心简直快活得在发抖。这不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吗？呵，幸运的女神尼斯，你果然张开双翅飞落到我的面前。

我忍不住插话了：“你们是电影厂的？”

男的苦笑了一下，没有答话。

还是女的爽直：“我们俩都是上影的。他是老导演，我到现在还是个导演助理。有个新办的电影厂，要拍部新片，可没人没经验哪！就跟上影紧商量，慢商量，把我们俩从老厂子里挖了出来……”

我象看到一只美丽的仙鸟，落到我的双肩上。我真怕它一受惊会一下飞掉，就连忙说：“我能看看你们要拍的那个剧本吗？”

男的还是一副苦笑的表情：“剧本，还要修改，还要分镜头。不过，初稿将在这一期出版的《中外电影》上发表。”

我紧抓不放：“片名叫什么？”

男的把皱紧的眉头松开，笑了笑，简直象在逗小孩：“你猜猜。”

唉，他完全不了解我的心情，没把我放在眼里，——你们踏破铁鞋没处觅的女主角，不正活生生地坐在你们面前吗？怪不得老说伯乐、伯乐，我看没有一个导演是真正的伯乐。谁能知道，我是匹多么想蹦想跳的千里小马驹呵！

我撅起嘴，说：“我猜不着。”

女的很和善，她往我耳朵眼里吹气，说：“这部电影的名字叫：《蜜月旅行》。”

“《蜜月旅行》？”我听着真新鲜：“啊，这是部喜剧吧？”

男的仍很稳健，老成持重：“嗯，悲喜剧。”

瞧，一副大导演的架子，大艺术家的派头。

我心中顿时也演开了悲喜剧。悲的是：总想上银幕，上舞台，总也上不了。姥姥顶顶烦人了，她总是用下眼皮瞧我。她说：“贝蓓，你别照镜子啦，你可不是当演员的那块料！再说，当演员有什么好？你先把书念好，把学上好！”我的姥姥，可不是一般的姥姥，她年轻的时候上过大学，还是全校的校花哪！她也上台演过戏，获得满堂彩。现在我想拍电影、演戏，她就拉皮扯筋地反对。人老了，就是这样，哪儿象朵“校花”，连“家花”都不象。我气极了，就拿话象硬石头子似地甩她，“您不也演过戏？哼，现在反倒不让我当演员！”唉，说悲，就是这么一摊子悲。说喜哪，现在可真该喜上眉梢了。我非常正经非常严肃地对他说：

“我喜欢悲剧，也喜欢喜剧。悲剧，我研究过古希腊被称为‘悲剧之父’的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喜剧，我迷恋过法国十七世纪的莫里哀和十八世纪的博马舍。至于悲喜剧嘛，我朗读过和独自试演过莎土比亚和易卜生的代表作。当然是片断，小小的片断！”

我想我这不动声色的叙说，准保能把这位大导演和导演的助理给震住。谁知这导演比我一百倍地沉得住气，他只用手指弹了弹烟灰，哼哼着问：

“你为什么不去报考电影学院，或是戏剧学校？”

他这一问，问得我更加烦恼，更加伤心。我说：“什么学校都势利眼，只重文凭不重人。我十六岁，才初中，能去报考大学嘛，能跨进那些高门槛儿嘛！”

那位女的显然被我感动，她轻抚着我的后背，说：“小妹妹，你别犯愁，你前程远大，人这么聪明，又长得标致。拿你和我们电影厂演员剧团里的演员比，哪一个能比得上你！那张

瑜、赵静在你面前一站，真好比卖花女碰上了荷仙姑。”

我向来不愿意人家说我坏，可是我也讨厌别人说过头话。我说：“每个人的遭遇不同，每个人的特长也不一样。有的人只会演自己，那是本色演员；有的人能把天下人都演得维妙维肖，那是性格演员。至于我……”。

导演掐灭了烟头，睨视着我：“是呵，你，你是属于哪一种？”

我对于我的表演才能，向来是自信的。我说：“谁都没有发现我，我也没有完全发现我自己。”

这位女助理真是个善心人，热心人。她说：“如果我们请你，请你来试试这女主角，试试镜头，你，你不会感到突然吗？”

我努力平静着自己，把手卷着弹力呢的衣角：“我想，世界上的幸运和不幸，都是突然来到的。戏剧中充满巧合和偶然性，生活中难道不也充满着巧遇和偶然吗？比如，在这辆旅游车上我幸运地遇到了你们，这，也许就完全变化了我的未来……”。

×月×日 旅游车到了苏州

旅游车到了苏州。

我这次来旅游，本来想一下车，就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专找那些没人去的幽篁小径、野渡横船的地方漫步。最多去看看寒山寺。因为，我喜欢唐朝诗人张继在那里留下的诗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其实，我从来不喜爱古诗，我对一切古的玩意儿都不感兴趣。唯独这首古诗，却深深地打动了我。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是不是诗中的这个“愁”字？据说这个“愁”字，是全诗的诗眼；另外，我也有点爱听“夜半钟声”这四个字，这四

个字能使我联想起我小的时候，姥姥给我讲过的一部恐怖电影，叫《夜半歌声》……。

坐旅游车真不自由，它不去寒山寺，却先开往虎丘山。

我和导演史匡天、助理导演花月容，一起手拉着手，沿着碎石铺砌的山路，向着半山坡的千人岩和山岗上的云岩寺走去。

天色开始明亮，我的心境也开始豁亮。真没想到我这一生，会有两位电影导演同时亲热地握着我的手，他俩现在都深深地喜爱我，简直象是把我当作他俩的女儿。

导演史匡天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爱拿架子。其实不然，他这人高兴起来，可爱说笑啦！他肚子里藏的典故真多，走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他指着块块青岩说：

“你看，当年秋香和唐伯虎就是在这里下的船，上的岸，进的山门。”

“唐伯虎就是在这块石头边上，踩住了秋香的裙角和绣鞋。”

“秋香故意在这台阶上失落一把团扇，让唐伯虎弯腰拾了起来……”。

平时，若有人给我讲这些没鼻子没眼的风流韵事，我会马上调头走开，会感到讲这些话的人简直是俗不可耐。可是，今天这些话，是出自一位大导演之口，我就听得津津有味。我甚至暗暗猜想：香港拍摄的那部《三笑》，是不是曾请这位史导演去助过一臂之力？要不，他怎么对这些史实这么有研究？

谈笑风生，款款步行，转眼踏上了千人岩。

呵，这块岩石可真平，真大，真是个绝妙的露天舞台。

导演史匡天，为了取得一个最佳角度，最佳镜头，竟时时屈膝跪倒在我面前，——我想到：不久的将来，电影摄影机的

开麦拉也将对准着我。将有千千万万影迷和观众，看着我哭，随着我笑。我真美极了，幸福极了。我抬眼望着千人岩周围的剑池、冷香阁、云泉、二仙亭，觉得如临仙境，飘飘欲仙了。

我们又一起跑上“剑池”源流上的涧桥，俯视深不可测的崖底。我们三人，都想从墨绿的潭水中，望见自己的面影。我透过这潭水的波动，仿佛望见了几千年前古老的历史……。

史导演在我的耳边絮语：“……当年吴王阖闾就埋葬在这岩下，用三千支寒光宝剑殉葬。后来秦始皇听说此事，就派兵勇三千、民佚六万在这儿挖掘，最后只挖出几块锈铁。但秦始皇好大喜功，不肯承认自己失算，仍命人在此题词刻字，号称‘剑池’……”。

这导演历史知识真渊博。我听得入神，好象吴王和秦始皇都从泉水中涌出，挥掠龙袍，扑向面前……。

可我不喜欢沉浸在历史中，让思绪在远古洪荒中漂流；我愿意在八十年代的原子、电子、信息世界中漫游。

我们三人登上二仙亭，这里很清幽，隔墙是培育各色花朵的玻璃暖房。阵阵花香从墙那边袭向我们的亭中。我依偎在花月容助理导演的胸前，象个小小孩似地柔声说：“再给我讲个故事吧！”

花助理带着种母性的慈爱，低低地说：“讲什么哪？嗯……”。

我说出了埋在心底的话：“我想听听你们准备拍摄的《蜜月旅行》的电影故事。”

花助理冲着靠在亭栏上喷烟的史导演眨了眨眼：“喂，老史，还是让你来发挥发挥你的口才吧！”

史导演扔掉烟蒂，呲着褐黄色的长牙，笑了笑：“好，未来的新星，现在我来讲讲这部新片的片断。我讲完，你可以根据

这剧情来个即兴表演。这就算是我们对你的观察、了解和考核！”

他对我的称呼中，竟然使用了“新星”这个字眼，顿时把我浑身上下的艺术细胞都调动起来。我兴奋得大声呼叫出来：“行，导演同志，您说吧，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懂得规定情景和内心视象。我也知道怎样唤起我情绪记忆和寻找出连贯的动作线索。”我说出一大串电影表演的术语和行话。我是想在导演面前显示出自己不是那种无知、轻浮的女孩。

史导演又点燃了一支烟。他一边思索，一边拉腔拖调地说：“你，你在这部电影里扮演的是个热爱诗歌、热爱艺术的女神童。现在，现在要你表演的是，你，你正坐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忽然看到坐在你前面的一个人，那个人是老头儿，他正在看报。你眼睛顺便一扫瞄，忽然看到报纸的右上角，当然，也可以是左上角，登了一首诗。这首诗，正是你写的。呃，你已经投了无数次稿，你都没有投中；这次，你竟然投中了。于是，你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你伸手一把把报纸抓到自己的手中。于是，于是那个老头，他恼怒了。他回转身来，和你争夺报纸。于是，那张报纸被撕碎了。于是，你痛心地大哭起来。哭着哭着，你，你看到印你诗的那角报纸，还没有撕碎。于是，于是你弯腰拾了起来。你快活地幸福地亲吻着那诗的一角。那，那个老头儿还在生气地瞪你。你，你的气全消了；你，你又忘乎所以地扑上去，把那老头儿也紧紧拥抱，并亲吻他的胡子……”。

哎，这位大导演说的即兴小品，算什么小品？尤其是后来。这是喜剧呢？还是闹剧？女的，有这样的滑稽演员吗？可是，我要不表演，就会露怯，会让这两位男女导演看不起、看不上。不，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我要被看中、选上，我今后的生命史，就会变成一部光辉灿烂的电影史。对，要培养情